夏日的夜晚又是一如往常的温和与漆黑。我带着几瓶酒，登上一座废弃高楼的天台。

而本以为是空无一人的天台边上却坐着一位年轻的女性。她的身旁摆放着几瓶酒。她的长发随风轻微摆动着。她的背影神秘莫测。

几秒钟后，我结束了对她沉默的注视。我缓步走到了她的身旁，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坐下。没有转头看她的我，选择了向下看。那是夜里无人的街道，少有车辆驶过的被人遗忘之处。

“我本以为这里不会出现其他的任何人。”

“……”

“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没想过说话的。我没想到这里还有其他人。作为一个后来者，我也不想开口打扰你。”

其实我在看到她的时候就该悄悄走开了。但我刚才却认为我能借着一起喝酒的名义和她聊聊。

“你是来这里喝酒的吗？”

“不是，我只是想在自杀之前喝喝酒而已。”

“那介意一起喝吗？”

“好啊。”

上述这样的对话仅仅只是在我脑海中短暂地出现过而已。

不过，她真的并没有介意我的出现。

“没事。我看你也带了酒，来一起喝吧。”

“嗯……好啊。”

我打开酒瓶，和她碰了碰。

“敬陌生人。”

“敬陌生人。”

“你想说什么？”

我到底想说什么，在你与我碰了酒瓶以后？眼下的街道依旧苍凉寂寞，在路灯故障闪烁的时候第一次看清了你的眼睛的我只想问，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看起来很疲惫。”

“被你看出来了吗？我前几天都没怎么睡着，虽然今天试着多睡了一会儿，但到了晚上仍然很疲惫。”

“怎么了？为什么会睡不着呢？”

“你呢？”

我呢？说起来我最近经常做一些噩梦。

“你会经常做噩梦吗？”

“如果梦到恒星爆炸，地球毁灭也算是噩梦的话，那也算是了。”

“我觉得这倒算是美梦了？”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她笑了笑，和我又碰了碰酒瓶。我们开心地喝了一大口。对啊，这不是美梦是什么呢？多么宏大的葬礼！宇宙自有其自己的美学。

“对。我很乐意迎接这样的死亡。”

“那么真是太可惜了。我永远也等不到太阳爆炸的那一天。小时候，我被还有几十亿年之后就会爆炸的太阳吓到大哭。现在想来，真是好笑。”

小时候，第一次知道家人会在几十年后死去的我也哭到不能自已，也会为太阳感到遗憾。以前的我平等地为每一个死去的生命和非生命而哭。以前的我。以前的我。令人感叹的以前的我。

“敬比我死的晚的银河系。”

“哈哈哈。敬也比我死的晚的银河系。”

“你打算多久死呢？”

“今天。”

“我也是今天。”

我们相视一笑。她的笑容在黑暗中半隐半露，我想我的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会在最后的关头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呢？如果我早遇到又会是怎样？一谈到死亡，我就会莫名其妙地想起爱情。反过来也是一样。不过我的爱情早就在青春期死于萌芽了。

多年前的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

性将覆灭于几十年后里的汪洋，

而爱已是反复说过的

她严厉拒绝的言辞。

眼看那欲望失去力量，

只得甘心老至死去，

在一场寒冬的大病里。

”

不幸的是第一句预言正确，不幸的还是最后一句预言错误。我基于性的爱已消失，但我不会苟活到最后一刻。我会自杀，选一个最好的时刻。

“我昨天才辞职成功。说实话，我并不想带着那么多工作突然死去。”

“我也赞同，而且我也在前两天把工作辞了。”

“真好。那么我打算把酒喝完就差不多去死了。”

“我原本也是这么想的。你是想跳楼吗？”

“嗯……跳楼死的太丑了，我想留个全尸。来，你看，这是我辛辛苦苦画的妆。”

她的脸凑近了我的脸。我的眼睛看清了她的眼睛。

“很漂亮。”

“本来我只是画给自己看的，没想到便宜你了。”

“那……谢谢。”

“哈哈哈。不用谢。”

“你在镜子前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有时候我会对着镜子发呆，一发呆就是很长的时间。”

“我不知道。就是看着自己感觉又熟悉又陌生。”

“我从噩梦里醒来也是这种感觉。”

“你做了什么噩梦？”

“我的噩梦是山火。燎原的火光里是焚烧人肉的臭味。梦醒后，我发现自己留了很多泪，仿佛记忆和肌肤都被烧伤了。”

“这让我想起了我失恋的那个晚上。我哭得像是心被烧伤了，比我小时候第一次知道人终会死还哭得纯粹。”

“或许爱的死亡也是一种死亡。”

她突然激烈地哭了起来，像是很久没有哭过一样，她的眼睛还没能适应突然涌出的泪水。她的眼泪留个不停，她用手擦来擦去，但眼泪却越擦越多。

“想到我的妆花了，我就更想哭了。”

“我来帮你吧。你别这么激动。”

“嗯。”

于是我用纸擦拭着她脸庞的眼泪，从悲伤的一侧到另一侧。她就那么无望地坐着，两眼空洞，贯穿孤独。

“短暂的陪伴是不是更能让人感到孤独？”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

“没有什么时候。我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的。除了爱是真的，其他所有细节都是我人为编造的。爱是我生活中一切谎言的终点和起点。可是爱早已经死了。”

“这就是你自杀的原因吗？”

“对啊。前男友啊，朋友啊都说，你还这么年轻这么美，为什么偏偏要死呢？我说，为什么就不能挑在一个最美好的年龄死呢？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不同的年龄段也有不同的美。”

“但我偏爱这样的美。”

她那刚刚停止流淌眼泪的双眼此刻显现出了奇异的光芒，悲伤，空洞，绝望，坚决，充满力量。这样的眼神，极为少见。或许我在某部电影里看过。电影里历经颠簸情节的女主人公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对她的爱人绝望地说‘我爱你’，接着默默点上烟，头也不回地离开，消失在地下铁的尽头。

于是我和她沉默地碰了碰酒瓶。倒入喉咙里的苦涩包裹了情绪，显得格外真实。

也就在这样温和与漆黑的夜晚里，我们互相不说话，以酒瓶的碰撞、苦涩的酒味和愈发眩晕的头脑来感知和传递情绪。看着酒瓶逐渐见底，我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个时候，我们之中无论是谁，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显得意义重大。

事到如今，总该说点什么才对吧？

说点什么呢？

[与她再探讨一下生？](#生)

[与她再探讨一下死？](#死)

[什么也不说。](#真)

“如果有体验一个美好人生的机会，你愿意重活一遍吗？”  
  “怎么可能呢？我可不想再出生了。”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怎么想的？啊，我想啊，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啊！”  
  “但不管怎么说，自杀依然是艰难的吧。”  
  “对啊，很艰难啊。来到这里，我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勇气。但你知道吗？你在我旁边让我感觉好受一些了。存在的痛苦总是持续不断地像你梦中的山火一样燃烧着我的心脏。谢谢你，你暂时平息了我心中燎原的山火。”  
  “不用谢。”  
  “你等下是要跳楼吗？”  
  “嗯。”  
  “那我们可以一起吗？”  
  “可以啊。但你刚才不是说不想跳吗？”  
  “可是我的妆已经花了。”  
  “那好吧……”  
  “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你说你爱我。”  
  我想，等我再次开口，一切都将结束。于是我放下酒瓶，然后缓缓站了起来。她也放下酒瓶，和我一样缓缓站起来。  
  我们就这样站在天台边上，死亡已近在咫尺。但我们毫不在意，只是沉默地欣赏着最后的、美丽的、唯一的风景。  
  我的手牵上了她的手。  
  “我爱你。我们一起自杀吧。”  
  她对着我浅浅一笑。  
  “我也爱你。我们一起自杀吧。”  
  她拥向我，我们进行了最后的拥抱与亲吻。  
  温暖，隐秘，潮湿，宁静，充满爱意。  
  我们停止了拥抱，手牵着手，相视一笑，轻轻一跳，就跳进了我们眼中最后的一片风景。  
……………………………………………………………………………………………  
    
  几天后，警方在一座废弃高楼底下发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

“如果说死亡早就是注定的，是必然的，那为什么不把死亡当成起点呢？相比于死，生其实是不确定的。与其说我一步步走向死，不如说我一开始就在悼念我的生。生活或许是一场死的倒叙。”  
  “那么，死亡便是一种最为庄严的仪式。这被摆好的三瓶酒，是我给自己留下的金字塔。啊，我悼念着我。”  
  学着她的样子，我也将身旁的三个酒瓶叠放成金字塔状。看着这不堪一击的酒瓶金字塔，我不免回忆起自己脆弱无力的一生。  
  “忍受了那么多痛苦，我却依然平庸。”  
  “唉。不过事到如今，你也不用想这么多了。说起来，我以前写过一首诗，你想听吗？”  
  “你说吧。”  
  这时她的眼睛闪起了悲伤又明亮的光。  
  “  
  昨天悲伤别人，  
  今天悲伤自己。  
  广阔的影子和占领我的高地，  
  躺在床上抱着自己。  
  ”  
  我也悲伤地看着她，看着空旷的天台，看着漆黑广阔的远处。  
  “听起来的确很脆弱。”  
  “对吧？”  
  “不过这里没有床啊。”  
  “哈哈哈。那我们就躺在天台上吧。”  
  于是我和她离开了天台边，平躺在了平坦、坚硬、冰冷的天台表面上。放眼望去，是一颗星星也没有的漆黑夜空。  
  我们就像这样，一边看着天空一边聊着天。  
  “我很久没有这样放松过了。”  
  “我也是，感觉这样很不错。”  
  “哈哈哈。”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哈哈哈。你这么开心吗？”  
  她也开心地笑了出来。  
  “来聊聊你的诗吧。”  
  “好啊。你想说什么呢？”  
  “这首诗的核心应该是就是那句‘广阔的影子和占领我的高地’吧。我感觉你相当痛苦。”  
  “对啊。你看这漆黑的天空，正如我心里无边的影子。影子里包含着我的同时也包含了我的死亡。这无边无际的死亡，无时无刻地笼罩我。说起来你的山火或许不是什么噩梦。其实我也做过一个关于山火的梦，梦里我渴望森林失火燃尽黑暗，但是火很快就熄灭了，像一根小火柴一样。”  
  “唉，那还真是痛苦。不过我们还是放松一点吧。”  
  “好啊。”  
  “诶，你说你不想跳楼，那你是打算怎么死？”  
  “噢，你说这个啊。我带了一些毒药，我本来打算喝完酒歇一会儿就吃的。你也想来点吗？”  
  “哈哈哈。好啊。”  
  “不过我还想和你聊两句再死。”  
  “嗯。也没什么好着急的。”  
  “你刚刚不是说死亡是生活的起点，生活是一场死的倒叙吗？我感觉你的说法挺有趣的，就像是在天台边沿上倒着走路一样。”  
  “那么，你想试试吗？”  
  “嗯……可是我们不是约好吃药了吗？万一我不小心摔下去了呢？”  
  “没事，我一定会救你的。”  
  “哈哈哈，那到时候请一定要救我。”  
  说完她就兴奋地起身了。我跟着她又到了天台边沿旁。  
  我拉着她的手，看着她小心地站了上去。  
  她站稳了。  
  “好了，走吧。”  
  于是她开始慢慢地向后走。  
  “风真大啊！哈哈哈哈！”  
  她开心地同时更加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  
  “你知道吗？小时候，我真的许愿过世界和平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也一样。”  
  “好了，可以不往后走了。我现在想向前跑起来！”  
  “但是我们一开始可以慢一点。”  
  “好的。”  
  于是我就拉着她的手，逐渐奔跑起来。我们跑的并不快，但猛烈的夜风让我们倍感兴奋，哈哈大笑。  
  “噜啦啦噜啦啦，你看我的头发都乱啦！”  
  “哈哈哈哈，那你跑慢一点啊！”  
  就像这样，来来回回，我们跑了好几趟。直到气喘吁吁，我们才停止了奔跑。  
  “好了，去让一切结束吧！我们关于死亡的仪式已经做到极致了。”  
  “来吧。”  
  我们坐下，背靠着天台的边沿。她拿出毒药，分给了我一部分。  
  “我带了很多，实际上够很多人用。”  
  “挺好的。”  
  “死前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好？”  
  “嗯……我不知道。”  
  “哦！我知道了！”  
  “什么？”  
  “总之我们先把药吃了吧。”  
  于是我和她吃完了药。  
  接着她向我靠过来，我立即回应了她，和她拥抱在了一起。在她的嘴唇快要挨着我的嘴唇的时候，她说话了。  
  “你爱上我了吗？”  
  “我爱上你了。”  
  “那我说我爱你的时候，你也要说你爱我。”  
  “好。”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她的嘴唇终于抵上了我的嘴唇，然后是舌头的缠绕。  
 柔软、温暖、潮湿、激烈、隐秘、充满爱意， 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接吻。  
  我不知道这持续了多久。似乎直到我想起了我是我，她想起了她是她之后这个仪式才告一段落。  
  我们之间保持着隐秘的沉默，对于死亡这个仪式最后的部分，我们心有灵犀。  
  最后我们只是简简单单地相拥，闭眼，安静地等待着终结。  
  就在这样一个温和而又漆黑的夜晚，我的一切便都落下帷幕。

生死难言，这个关头，我什么话也说不出。

我看见她放下了酒瓶。

“我怕你拒绝我。”

“怎么了？”

“没怎么。就是怕你拒绝我。”

“你想我做什么？”

“我希望你答应我。”

“答应你什么？”

“我怕说了你拒绝我。我的要求或许是过分的。”

“那我不会拒绝你。大不了就是死。”

“哈哈哈。那你说你不会拒绝我。”

“我不会拒绝你。”

“首先。你说你爱我。”

我爱你？你可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痛苦，我怎么可能会不爱上你。

“我爱你。”

“然后，亲我。”

她闭上眼睛，仰起头，等待着我。

于是我的唇吻上了她的唇，浓烈、柔软又苦涩。

“最后，你不要犹豫。如果你实在希望拖延片刻，那么你可以再吻我一次。”

“你说吧。”

“把我推下去。”

她已经转回了头，平静又温和地面朝着一望无际的城市。她就这么坐着，耐心地等待着我。

我的脸靠近了她，她再次将脸转向我。我哭着再次吻了她，尝到了眼泪的咸湿与痛楚。结束后，她浅浅笑着将头转回去，恢复了刚才的坐姿。

而就在这样温和与漆黑的午夜，随着我的轻轻一推，她便像一个酒瓶一样坠下了高楼。

我失意地坐在天台边上，边流眼泪边看着自己的双腿轮回式地来回轻轻晃荡。直到眼泪停止流淌，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恍惚了多久。

啊！就这样看着这片温和与漆黑的夜空，想象着楼底下她碎裂的尸体，我脱下裤子，握住自己止不住发硬的阴茎，不断高频疯狂地自慰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痛苦地轮回！疯狂的想象！绝望的爱情！无法言说的痛苦！压垮生灵的大山 ！无法摆脱的阴影！啊啊啊啊！！！！这一切的一切！！！还有，她也说了“我爱你”。

最后，我哭着、浑身颤抖着把精液猛烈地射进某一个酒瓶口里，这一发射空了我的所有情绪，我的历史，我的一切。

生死之间的界限霎时变得模糊，我一阵头晕目眩，头重脚轻地坠下高楼，来不及后悔，悲剧就已经到来与结束了。

……………………………………………………………………………………………

几天后，警方在一座废弃高楼底下发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